

圖 方 編 譯 會 圖



8596
15538 8149
0422

幽默故事集 一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一 聰明的阿狗

在一個小小的郵莊裏，有一位很誠實的人，名叫陳富，家裏非常有錢，但他不大識字，所以常常要受人家的虧。

一天他的妻子和陳富說：

「夫呀！我想你不識得幾個字，還要這樣吃人家的虧，現在我的兒子也長大了，我心想請一個先生進來，叫他讀書，將來中個秀才，也好榮祖耀宗，不知你的意見怎樣？」

「你的主見，正合我的心意，可是先生叫我到何處去請？」

「呀！某村不是有個王先生嗎？不如把他請來教讀吧！」

「是的！那位王先生學問很好，明天我去請罷！」

第二天早上，陳富把王先生請來，互相說了些閒話。最後陳富和先生說：

『王先生！現在我有一對三題，要請教先生，倘若先生對答得出，那末我就請你教書了。』

『好的！請你說出題目來。』王先生笑盈盈的答。

陳富說：『我先說的上聯是：門有千竿竹』。

『家藏萬卷書。』王先生不加思索的說。

陳富繃着眉頭說：『對得不好！對得不好！還有三個問題也毋庸請教了，請王先生自便罷。』

王先生聽了這話，覺得非常慚愧，也不和陳富作別，似一溜烟的跑回家去，躺在床裏，只是長嘆短噓。

他的弟弟阿狗見哥哥這般光景，便去問他，他將這事講給阿狗聽。



此圖與十一頁圖互調



米完了，
 僕人欲去，
 主人，但
 有客在堂，
 不好明
 言，便計
 上心來，
 叫了小主
 人，去帶
 哭，僕人
 就對主人
 說：「先
 官要帶領
 。」

，阿狗聽畢，笑嘻嘻的勸慰哥哥道：

「哥哥！你不要氣，讓我來給你解答，而且要使他上我的當。」

阿狗說着，立刻跑到陳富家中，對陳富說道：

「陳先生，我知道你要請個教書先生，現在我來給你覓好嗎？」

陳富說：「可以！不過，先生須答一個對聯。」

「請教上聯。」阿狗很直捷地說。

陳富說：「上聯是：門有千竿竹。」

「砍殺爲掃帚。」阿狗答。

陳富拍手笑道：「對着了！對着了！我門前有許多竹，假使每年叫人砍了竹枝，做了掃帚，不是有幾千文錢好賣嗎？剛才有一位先生，他真不懂人事。」

「爲什麼呢？」阿狗佯作不知的問。

陳富說：「他對的是一家藏萬卷書，」我想這是完全不對，我家裏一共只有幾本百家姓，千家詩，神童詩，大學，中庸，等等幾本書，怎麼說我家有萬卷書呢？他真是連人事都不懂，要想來教書，豈不可笑之極！現在我還有三個問題，要請教先生。」

「三個問題你快說給我聽，讓我來解答罷。」

陳富說：「周瑜和諸葛亮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阿狗答道：「周瑜的父親是周郎，諸葛亮的父親是諸葛何，這種問題有什麼難答呢？」

陳富道：「先生！你說錯了，我也看過三國演義的，並沒有看到這兩個人的名字。」

阿狗很神氣的道：「呀！你忘懷了，三國演義裏是不是有「既生瑜，何生亮」這兩句話嗎？」

陳富的腦筋裏，記得書上似乎有這句話，因此也就承認他說得不錯，阿狗又問陳富說：

『第一個問題對出了，請你說第二個罷。』

陳富道：『好的——我問你關雲長在麥城敗走以後，他的女兒到那裏去了？』

阿狗道：『她逃到關雲長的姑母家裏去了。』

陳富道：『呀！你又說錯了，關雲長並沒有姑母的。』

阿狗笑道：『南海關世音菩薩難道不是嗎？』

他原來是隨意瞎說，陳富却信以為真。阿狗又問道：

『陳先生！請你說第三個問題罷。』

陳富心裏想：一對已經被他對出，三個問題也答着了兩個，還剩着一個，這個非要難他不可，說道：

『先生！你知道我的頭有多少重？』

阿狗道：『這有何難！你的頭有八斤半重。』

『你怎麼會曉得呢？』

阿狗道：『你若不信，快把頭割下來秤，如果斤兩不對，我情願受罰』。他胡亂地說着。陳富明知他是瞎說的，但是無從證實，只好由他，於是陳富也就允許他來教書，隨即付了幾百文錢爲聘金，並約定於某日開學，阿狗統統答應了。

到了開學的那天，陳富等候了半天。並不見他到來，那時纔知道上了他——教書先生的大當了。

二： 洋頭學生

某塾師和一學生同到街上去玩，在路中互相閒談，先生說：

「我有一課，你能對嗎？」

「可以！你先說課頭。」

先生說：「街上。」

「鄉下。」學生隨口答。

兩人正向前面走去，見茶店門口站着一位妙齡女郎，先生又說：

「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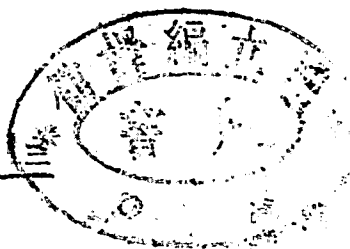
「先生。」學生對道。

先生聽了，心裏非常滿意，同時又碰着一個賣紅菱的，他又說道：

「紅菱腳。」

學生不慌不忙的說：

「青果頭。」



這副課子聯起來讀是：

「街上姑娘紅菱腳。」

「鄉下先生青果頭。」

哈哈！那位先生在無意之中他的便宜被學生討去了。

三 伶俐的僕人

從前時候，某處有一份很豪富的人家，這人家的主人名叫何敏。他因時常賭博嫖妓，所以沒有幾年工夫，把財產完全罄盡了。

可是他的家裏，依舊僱着幾個僕人，佈置仍嚇嚇然的。一天，來了一位客人，時已近午，何敏便留他吃飯。

但米桶裏米已完了，僕人欲告於主人，因主人這時陪客在堂，他也不好明言，正在爲難的當兒，那僕人忽然計上心來，立刻叫小主人

進去啼哭，他自己尾隨其後，對主人說：

「元官要帶帽。」

何敏早知他的意思，即說道：

「具余帶！」

那僕人知道主人的用意，即轉身而出，一會兒，又進去說道：

「外面王相公求見。」

何敏明知其意，仍喜笑自若的對他說：

「原來爲了和尚的一片田！」

僕人聽了，隨即又出來拿着幾件衣服向當裏去了。

原來僕人見桶中沒有米了，所以向主人說「完」字，主人便囑「賒」字，意思是叫他到米店裏去賒，但是米店要現錢交易，僕人又說「現」字，何敏實在窮得沒法，只得說了一個「當」字了。



阿狗立刻
 跑到陳富
 家中說：
 「陳先生，
 我知道你
 要請個教
 書先生，
 我家給你
 教好嗎？」

這一幕難爲情的把戲，纔悄悄地被他們瞞過了。

四 鄉下入學城裏人的規矩

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鄉下人，一天，忽然想上城去遊玩遊玩，但他雖然活了二十多歲，從沒有到過城裏一次。

他這次想上城去，馬上發生了一個問題，因爲他時常聽到鄉人們說：城中的事事物物，都有一種特別規矩，和鄉下地方是不同的，因此他心裏很覺納悶，不知道要怎樣纔不會鬧出笑話來。

後來，他也顧不得一切了，穿上一件在新年裏穿的藍布長衫，便大胆地進城去了。

許多時候，他到了城內，在路上看見一位文質彬彬的人在他的前面走，他心裏想：這個先生一定是城裏人，總知道城中的規矩，我不

「如跟着他走，那末不會弄錯了。」

鄉下人經過了這個致意，便決意跟着他走；於是長衫客向東走，鄉下人也向東走；長衫客轉灣，鄉下人也轉灣；他買甘蔗，鄉下人也買甘蔗；他跑進點心店，鄉下人也跟着進去。

長衫客坐下後，便叫了一碗肉絲麵，鄉下人也叫了一碗；長衫客拿出甘蔗來吃，鄉下也拿出來吃。

在鄉下人吃甘蔗的當兒，又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只見長衫客吃甘蔗，並沒有見長衫客把蔗渣放在什麼地方。他想來想去，結果總於發他想着了：

「是了！城內的人，吃甘蔗是連蔗渣都吞下肚裏去的。」

鄉下人要學習城中的習慣和規矩，當然硬着頭皮，把蔗渣用力往喉嚨裏送下肚去。其實長衫客的蔗渣統吐在手巾內哩。

過了片刻，肉絲麵送來了，長衫客在吃麵之際，忽然瞧見他鄉下人正在很起勁的吞蔗渣，禁不住嗤的一笑，把將要嚥下去的麵條，都從鼻孔裏穿出來了。

對面的鄉下人見了，他以為這個又是城內人搞規矩，連忙也拿了一條麵，向鼻孔中塞進去，塞了許多工夫，總於塞不進去。

長衫客把麵吃完，下樓而去，一不留神，在扶梯上踏着一塊西瓜皮，便滾下去了。鄉下人大驚失色道：

「呀！牛子穿鼻，已經是不容易的事，這個魁星踢斗更加難弄了」。

然而，他想：這一定是城裏人出點惡店應有的規矩，假使我不照他的樣子做去，不要被他們鬧出笑話來了。他沒法，只好倒在扶梯上，任意給他滾下樓來了。

五 質 問 話

某處地方，有一個農夫，他生得非常呆笨，有一次，他想剝衣人家裏去玩玩，他的妻子對他說道：

「我給你二塊錢，你到街上，去買點東西，送給魯丈人去吃。」

「我曉得了。」

呆子說着，便拿了錢出門去，在路上聽見河邊有人說：

「前面的人有撐竿，後面的人沒有撐竿。」

呆子聽了這話，覺得很好，便對那人道：

「老兄！這話你說得很對，現在我有一塊洋錢，送給你吧！」呆子說畢，從袋裏拿出一塊錢來，給那說話的人了。

他走到一處地方，又聽見一個農夫說道：

「上坵的田，水沒有了，下坵的田，水滿出了。」

呆子聽罷，心想這話更加對了，又對那農夫笑着說：

「老伯伯！你的話說得真不錯，我還有一塊錢，不如送給你吧！他當即在衣袋中掏出一塊錢，給那農夫把話買了。」

「會兒，他到了丈人家裏。丈人因為他是呆子，便睬也不去睬他。在吃午飯的時候，故意不把筷子給他。呆子自言自語說：

「前面的人有撐竿，後面的人沒有撐竿。」

丈人聽了，忙叫人去拿筷子給他，但是酒仍舊不給他喝。呆子又想憶起農夫的話，遂開口說道：

「上坵的田，水沒有了，下坵的田，水滿出了。」

丈人忙叫人拿酒杯來，斟酒給他喝，從此以後，丈人再也不敢辜



他走到一個地方，又聽見一個農夫說道：「上埝的田，水沒有了；下埝的田，水滿了。」呆子聽吧，就掘到下的一玩，送給農夫。

慢這位呆女堵了。

六 三個呆子

從前有一個呆子，一天，他拿了一根很長的竹竿進城去，到了城門口，可是豎也不得進城，橫也不得進城；正在爲難的當兒，忽然來了一個也很呆笨的人，和他說道：

『你只要把竹竿砍斷，不是好拿進城去嗎？』

呆子聽了這話，心裏非常感激他，於是把自己兩歲的女兒，許給他四歲的兒子做妻子了。

後來，呆子回到家裏，把這事告訴他的妻子聽。妻子聽畢，便埋怨丈夫說：

『這件事不行，你想：他的兒子四歲，我的女兒兩歲，不是大了



忽然來了
 一個很笨
 的父親
 呆子說：
 「祇要
 停筆，
 碗就
 不是好
 拿這碗
 嗎？」

一倍哩！原來我的女兒二十歲，他的兒子不是有四十歲了嗎？唉！不行，我的女兒怎肯嫁給一個四十歲的老頭子呀！」

哈哈！原來她也是一個呆婆子呢！

七 聰明的老婆

在

阿三有兩個哥哥，都是極聰明面刁滑的，但他呢？是個再笨也笨不下去的，因此他不論做甚麼事，都要吃虧的。

有一次，他們三兄弟同到酒店裏去喝酒，酒至半酣，阿太提議說：

「你們每人說出一句話，假使誰說不相信，就罰誰一桌酒，你們贊成嗎？」

「好的！好的！」阿二和阿三表示贊成。

阿大說道：『昨天夜裏的月亮，確是太亮了，牠把我家屋後的小房子晒得爆裂了。』

阿二聽畢，笑着點點頭。阿三把頭搖着說：

『這事我不相信，月亮怎能晒壞屋子？』

阿二也說道：『我家裏所養的那隻鴿子，昨天生了個大鵝蛋。』

阿大也笑盈盈的點着頭；而阿三却依舊搖搖頭說不相信。阿太和阿三齊聲大笑說道：

『我們兩個人說的話，你都說不相信，應該罰你一桌酒。』

阿三沒有法子，只得在這酒店裏請兩個哥哥吃了一桌酒，剛要吃完的當兒，阿三便開言道：

『呀！今天我錢沒有帶來，讓我到家裏去拿罷。』

『可以！可以！』阿大和阿二說。

於是阿三到家裏去拿錢了，他回到家裏，緊繃着肩頭，不作一聲。他的妻子便問他道：

「你出門時很高興的，現在爲什麼事使你悶悶不樂呢？」

起初，阿三不肯說明，後來經他的妻子再三問他，他便把經過的一切，都告訴了自己的老婆。

阿三的妻子是個很聰明的人，立刻想出一法，和丈夫說道：

「你不要慌，我有法子了，假使你兩個哥哥來的時候，你立刻跑到床上，裝作死屍般模樣，我自有辦法。」

阿三聽畢，便照妻子的話去幹了。

阿大和阿二在酒店裏等他，等得有些討厭起來，於是付了賬，忙跑到阿三家裏來，來責問阿三。但他倆剛一走進他的大門，看見阿三的妻子嗚嗚的哭着，哭得很是悽慘，急忙問她道：

「弟婦！你爲什麼哭呢？」

她哭傷着臉說：「阿……阿……三……拿了錢……錢要出來，他

……走到大門口，不……不料……外面來了一隻大鴨，……竟把

阿三……阿三……一腳踏死了。唉！……」

阿大和阿二說：「不信！不信！」

阿三從床上跳起來，厲聲地說道：

「好了！好了！你們也都說不相信，這臭酒我們都可以不罰了

」。

聰明口阿大和阿二，不料這次也上了阿三的當，這真是做夢也想

不到的事啊！

八 巧舌的女郎

一個耕田的農夫，在一顆綠葉茸茸的大樹下乘涼。忽然間，來了位秀才和一位和尚，於是他們三人，便搭起趣來了。

一會兒，遠遠地來了一個妙齡女郎，他們三人預備和趣開開玩笑，因此那位農夫提高嗓子，朗朗地說道：

『別看我牛兒小，耕田快；

耕田兒來人人愛；

好媳婦兒跟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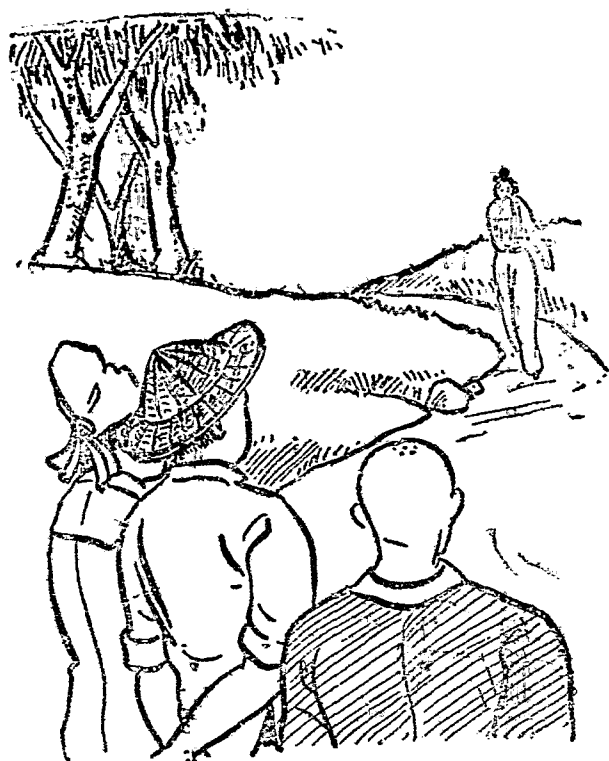
秀才也繼續高聲說道：

『別看我秀才小，寫字快；

寫出字兒來人人愛，

好媳婦兒跟我來！』

和尚也想了幾句，接着說道：



一會兒，
遠遠地來
了一個妙
齡女郎，
他們三人
預備和她
開玩笑，
因此農
夫高聲唱
出一首歌。

「別看我和尙小，唸經快，

唸出經兒來人人愛，

好媳婦兒跟我來！」

那位女郎聽到這話，知道他們在討她的便宜，她停住了腳，也想出幾句話，嬌滴滴的說道：

『別看我金蓮兒小，走路快；

胸前聳地兩大塊，

一邊乳兒哺秀才；

一邊乳兒哺和尚，

一叉腿兒露出個耕田的來。』她說着，便緩緩地過去了。

他們三人聽了她的話，都弄得面紅耳赤起來了。

九 買寶貝

某村裏有一位農人，一次，到城中去玩，他正在街上閒，霎時間，看見一個人高聲地喊道：

「寶貝！寶貝！」

農人的心裏，頓時起了一種好奇心，於是便跑到那人的耳旁，用了他那怪粗笨的聲音問道：

「你有什麼寶貝？」

那人說道：「我這個寶貝，世上罕有，它能夠照什麼像什麼，真是稀奇之極，你如果不信，只要一照就知道了」。

那人說罷，便把寶貝遞給他。農人急忙一照，真的！這寶貝中發現了一個人，而且和自己一般無二，他高興極了，連連稱讚不止。他

心想買這寶貝，忙向那人說：

『喂！阿哥！寶貝賣不賣的？』

『賣的！』

『要買多少錢？』

『五千文錢。』

農人心裏想：這個寶貝真是可愛，只要五千文錢，不如買回家去吧！他經過了這樣的考慮，決意要買，於是把拿來買物的錢，湊足五千文，交給那人，因此這個寶貝爲農人所有了。

次日，農人回到家裏，急忙和妻子笑着說：

『妻呀！我真運氣，昨天得到了一個寶貝。』

『我不相信，寶貝怎會到你手上來？』

『不信嗎？你看，這個東西，不是寶貝嗎？我長了這麼大，並沒

有見過，它照什麼，就會像什麼，你這稀奇不稀奇？你如若不相信，只要去試一試看好了。」農人說着，便把寶貝送給妻子看。

他的妻子照了以後，不但不稱賞它爲寶物，反而頓時板起面孔，怒髮衝冠起來：她放下鏡子用手抓住丈夫的衣襟，惡狠狠的帶哭帶罵他說：

「你好！你這不講理的東西，我和你是花燭夫妻，你現在不要我了！竟敢大胆地討小老婆，目今你不但不能瞞，還要來羞辱我。哼！……你，忘恩棄義的東西，我今天非要和你拚命不可。」

她說着，便向丈夫身上用力撲過來了。

與高采烈的農人，本想在妻子面前得一點新疑，不料事出意外，反而被妻子辱罵了一陣。但究竟爲什麼事被她罵呢？他却茫然不知，只是呆呆地立着，受她的責罵。

後來，她跑到娘家去了，一長一短的把這事告訴她的母親，於是她的母親將女婿叫來，慢慢的詢問他。

是人把得鏡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他的丈母聽，但是他的妻子，一口咬定他已經娶過婆了，因為她在寶貝中看見的。

農人的丈母於是向他索寶貝，預備親自試照；可是她一照之下，也勃然大怒，厲聲地罵道：

『你用了許多錢，娶了一個小老婆，怎麼不娶一個年輕的花姑娘，偏偏娶得個老太婆，唉！你這不長進的東西，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唉！……』

過了片刻，他的丈人回來了，見了這般情形，頓時發生疑問，連忙詢問妻子和女兒。女兒將這事長長短短告訴給父親聽，她的父親也取了寶貝一照，不禁豎起短鬚冷笑道：

『你討了小老婆，還要請了一個長工來，但是請長工，也應該請一個力氣力壯的青年人，為何請這個老頭兒來呢？』

農人又被丈人罵了一頓，但他終於茫茫然不知是什麼的一會事？後來農人的妻子到縣裏去告了，在審判的當兒，縣官問農人說：『你有了妻子，為何還要討小老婆？』

『小人並沒有討過小老婆！』農人顫兢兢的說。

『哼！你哄騙誰，你妻子說你的小老婆在寶貝裏看見過的，現在你快把寶貝拿來我看。』

『大老爺！寶貝呈上。』農人一面說一面將鏡子遞給老爺看。

誰知那位縣官照了以後，一副威嚴十足的尊容，頓時變得蒼白色了，他似乎很害怕的說：

『你真利害，我還沒有打你，你倒先請了大老爺來威嚇我了。』

縣官說畢，連忙出堂來，和農人賠罪，又請他吃了一次飯。

一〇 瞞惡習(1)

從前時候，某翁有三個女婿，都帶着一種惡習慣。大女婿走起路來是蹲倒走的，二女婿走起路來，有搖頭的習慣；小女婿走路是拖腳走的。

有一次，某翁六十大壽辰了，做女婿的，當然要去祝賀。但是他們三人都有的一種惡習慣，假使被賀客們見了，這是多麼丟臉呢？

所以三個人的心裏，很是焦慮，後來總算被他們想着了一個十全的方法，遂了禮物一同去拜壽了。

他們到了丈人家裏，大女婿出了轎，連忙蹲倒着進去，在地上一路寫了許多壽字。二女婿因為要搖頭的，所以跟在後面，把頭連連搖



他們三人
都有了惡
習，大
女婿下了
馬蹄着窩
壽字，二
女婿在後
搖頭說不
好，三女
婿抱着脚
擦了它。

着，假意說道：

『這個壽字寫得不好。』

小女婿因為有拖腳走的惡習，所以跟在二女婿的後面，拖着腳進去，一面假意說道：

『壽字寫得不好，讓我來拖掉罷！』

這時滿堂賓客，不知就裏，他們三人的惡習慣，已經輕地掩飾過去了。

一一 瞞惡習(2)

某翁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嫁了一個有癩痢頭的人，二女兒嫁了一個生疥癩瘡的人；小女兒嫁了一個拖鼻涕的人。

一天，某翁做壽了：掛燈結彩，賀客盈門，熱鬧非常，三個女婿

和三個女兒，也坐着轎子去拜壽了。

某翁見了他們，高興異常，和他們談談說說，不久已到入席的時候，某翁便叫三位姑爺坐在上位。

酒至半酣，大女婿的頭上，已有點發癢起來；二女婿的身裏，也癢得熬不住。三女婿的兩管鼻涕，拖了有三寸多長，再也不能縮進去。他倒都在沒法的當兒，大女婿忽然急中生智，開始講笑話了，他指手劃腳的道：

「我五年前，有一天，到山懷裏去，忽然來了一隻似牛般的野獸；那裏有兩隻角，又不像老虎，又不像豹，後來呢！牠張開了血盆般的大口，想來吃我，我嚇得無路可逃，只得連忙搔頭皮。他一邊講，一邊亂搔着頭皮。」

第二位女婿聽了，也接着說道：

『你的膽子真大，看見牠還會搔頭皮，假使給我看到，恐怕要嚇得頭也縮不回來呢。』他說着，把身子扭扭捏捏的亂縮。

小女婿聽到這裏，也趕緊的說道：

『哈哈！你們兩人的胆子真小，要是我遇見這隻獸，馬上拿了箭，驢的射去，將牠射死，既好吃，又好賣錢，那末多麼快樂？』

他一面說，一面裝着羊勢，在說「驢的射去」的時候，便把二寸多長的兩管鼻涕，暗暗的揩在袖子裏了。

一般賓客們，還呆呆地聽他們講笑話，但是他們三人的惡習慣，已經悄悄地遮瞞過了。

一二 看守野鴨

某村地方，有一對老夫婦，年已五旬有餘，膝下只有一子，可是



王爺叫呆
子幫他看
守野鴨，
呆子答應
了。不久
，野鴨飛
上天去，
呆子嚇得
大哭起來。

天性非常呆笨，因此村裏的人都稱呼他爲「呆子。」

一天，呆子站在河邊上玩，看看一羣野鴨在水上游泳。呆子的隣人王某，剛經過這裏，便和他開玩笑道：

『喂！這幾隻野鴨，請你守着，不要給牠飛去。』

呆子聽着，便點點頭答應了。

一會兒，野鴨飛上天空去了，呆子嚇得大驚失色，連聲呼救，但牠總是不飛下來，呆子沒法，只得哭了起來。

後來，呆子到處託人，叫他們上天去尋找，但他們都不肯答應。

不久，天也晚了，呆子恐怕父親責罵，便躲在一個新婚夫妻的床下面。誰知到半夜時候，床上有人說道：

『真寫意！我寫意得上了天了。』

呆子聽到這話，在床下高聲喊道：

「老阿哥！我的野鴨你有沒有看見？」

一三 三升光景

阿毛的妻子，是一個生性很笨的人。一天，阿毛出門去了，和她說道：

「今天你飯多燒一點，因為有人來幫我做工。」

她說道：「大約燒多少呢？」

「三升光景。」

她說道：「曉得了。」

到了午飯時候，她量了三升米，又想到丈夫說的「光景」，不曉得光景究竟是多少？這真使她為難極了。

後來，她便到隔壁鄰人們家裏去問：光景是怎樣的東西？究竟有

多少？但是他們都說不知道。最後，她問到一個聰明的婦人，那婦人和她說道：

「光景就是紅纓帽的結子，你們連這個東西都不知道，真笨。」她聽了聰明婦人的話，連忙拿着一頂紅纓帽，又量了一帽子的米，可是，一隻中等的鏟子，已經盛不下了。

片刻，阿毛從山間回來，見了這個情形，破口罵道：

「呆婆！叫你燒三升光景，爲甚麼燒這許多？」

他的妻子冷笑着，說道：

「哼！還要怪着人家，你早上不是說，燒三升一光景嗎？你對我說了一個啞謎，幸虧我天性聰明，當即想出來了；光景就是紅纓帽的結子，所以我量了三升一帽子的米。」

阿毛聽罷，更加發怒了，拍着桌子罵她說：

「呆婆！你這個人，怎麼有如此呆，連這樣的話都不懂，唉……真可惱！你做人總要好好地像做人般做的。」

她聽了阿毛的話，堵嘴很不高興。阿毛和幾個幫工的吃完早飯，仍舊回到田間去工作了。

過了一會兒，已是下半天了，她照例又要燒點心了，她想：丈夫叫我像做人般的做，我不如把糯米粉做成一個個的人吧！於是她費了好多的工夫，便做了不少的粉人。

她把粉人燒好，剛巧阿毛回來，問她說：

「你點心燒好了嗎？」

「燒好了！你自己去拿吧！」

阿毛揭開鍋蓋一看，不禁也好笑起來。她堵着嘴說：

「你笑什麼？難道做得不好嗎？我心裏想想，再好也不過如此了。」

，你是不是笑牠沒有才卵子嗎？」

阿毛聽了她的話，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了。

一四 三件難做的事

某主人一次僱了一個長工，在接洽工價的時候，某主人便提出一個條件，對着長工說道：

「我叫你來做長工，每年給你工資二十四元，但是我家裏叫你做的事情，你一件也不得違命；假使有一件事不會做，就要扣掉工資八元，這事你肯答應嗎？」

長工聽了這話，以為這不過是一種怕他偷懶的限制，在平常的園主人家裏，決沒有難做的事情，因此他就大胆地答應。

可是事出意外，長工自命爲件件皆能做的人，不料却碰着了三件



瑞陽日到
了，主人
叫阿二種
屋頂種荒
菜。他拿
着鋤頭上
屋，不斷
地向瓦片
上鋤去。

做不來的難事，就是：

(一) 清明日叫他牽着牛，到楊柳樹上去吃柳葉。

(二) 端陽日叫他到屋頂上去種莧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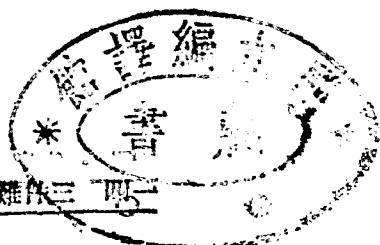
(三) 中秋節叫他用薯糠搓繩來吊羊。

長工既然不會做這三件事情，每件事扣洋八元，因此一年的工資二十四元，統統都被主人扣光了。

他弄得一場空歡喜，心裏非常懊惱，便沮喪着臉，跑回家去，躺在床裏，只是唏噓唏噓的嘆氣。

他的弟弟阿二看見哥哥這種情形，忙去問他，後來纔知道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阿二勸慰他道：

『哥哥！你不必氣悶，明年讓我去做，非把你的工資取回不可。』



光陰如流水般的過去，不覺已是第二年了，阿二親自跑到這個人家裏，和那主人翁說道：

『店王！舊年我阿哥在你們家裏做長工，有三件很難的事情，他不會做，不能稱店王的心，覺得很爲慚愧；今年我再來替你做過，假使有一件事不會做，請你在我的工資上，扣除十六元好了，不知店王的心意以爲怎樣？』

主人聽畢，非常歡喜，便笑盈盈地和他說道：

『老兄！你如果肯到我家裏來做，工資給你加倍，一年給你四十八元，好嗎？』主人以爲三件難事，誰也不會做的，所以落得說的客氣些。

在清明日的那天，主人便叫阿二牽着牛上楊柳樹去吃柳葉。阿二想了一法，把牛吊在柳樹的枝上，拿着一根很粗的竹竿，不斷的向牛

身上打去，打得那隻牛全身都腫起來了。

主人看見了，連忙問阿二說道：

『呀，你爲何要打牠呢？』

阿二說：『牠不肯去吃柳葉，所以打牠。』說着，又猛力地亂打。

主人恐怕那隻牛被他打死，連忙止住他道：

『阿二！你不要打牠罷，這件事就算你做過了。』

阿二聽了，一手指着那牛，笑着說道：

『畜生！饒了你吧！』他才把牛繩解下了。

端陽日到了，主人叫阿二到屋頂上去種莧菜。他拿着鋤頭上屋，不斷地向瓦片上鋤去。

片刻，屋上的瓦片都被他打碎，主人瞧見了，忙問他道：

『阿二！你爲什麼要把瓦片打碎？』

阿二神氣十足的說：『店主！你真不懂，瓦片太粗的，那好種甚麼呢？所以必須打得如爛泥一般才好。』說着仍不住的鋤。

主人連忙又止住他說道：

『不要鋤吧！不要鋤吧！這件事也算你做過了。』

當中秋節的時候，阿二要做第三件事了。主人便備了一籠薯糠，叫他去搓繩，阿二對主人說道：

『店主！你要叫我搓薯糠繩，須收拾一間不通風的房子，那末可以好搓，因爲一通風風就搓不成了。』

主人聽了他的話，信以爲真，便真的給他預備了一間密不通風的房子，叫阿二進去搓繩。

可是阿二天天在房子裏遊玩，睡覺，吃飯，一點事也不會做。有

一天，主人進來問他說道：

『繫纜繩有沒有搓好？』

阿二很神氣的說：『沒有！沒有！那裏有怎樣快？』
過了三四天，主人來問他搓好了沒有？他說：

『那有怎樣快，着實沒有哩。』

又過了數天，主人再來問他搓好嗎？阿二說道：

『沒有！沒有！連頭都沒有起好呢。』

再過幾天，主人又來問他頭起好沒有？但他只說沒有。主人等得有點討厭起來了，便向他說：

『日子過得許多了，你怎麼頭還勿曾起好呢？』

阿二笑嘻嘻的說：『呀！店王！你曉得古人說的話嗎？』

『什麼話？我不知道。』主人說。

阿二說：「古人不是說：『繫糠搓繩起頭難』嗎？」

主人聽罷了這話，當即很怒憤地說道：

「誰要聽你的鬼話，你想：現在正是農忙的時候，那裏有許多工夫給你來搓繩呢？」

阿二笑道：「店王！繫糠繩你既然要用，不如再等幾天吧！」

主人嘆着氣說：「唉！不用搓了，不用搓了，這件事就算你做罷了，請你趕快去給我做秋收的工作吧！」

阿二假裝着說：「可惜！可惜！前工統丟掉了，唉！……」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年底也到了，主人沒有法子，只得拿出白晃晃的四十八塊洋錢給阿二作工資了。

一五 刁滑的張三

張三是一個最喜歡說慌話的人，不論什麼事，他總要捏造一些。例如：一次他買了四隻茶杯，他偏說買了五隻。

某天，張三有五位朋友，正在茶店裏吃茶，有一個說：

「張三的人真會說慌，前天買了四隻杯子，他騙我說是買了五隻。」

另一個插着嘴說：「張三這個壞蛋，要算最會說慌了。」

有一個也說：「我們五個人，今天一同到他家裏去吃茶，要他把新買來的茶杯給我們吃，現在他只有四隻新杯子，豈不是將他說的慌話拆穿了嗎？」

「這個計劃很好！」另四個人不約而同的答。

於是五個人同到張三家裏，和他說道：

「張三哥！我們聽說你買了五隻很精緻的茶杯，所以今天特到你

府上來吃茶，並且趁此機會，賞識賞識你的新杯子。」

張三說：「很好！很好！」

他一面又喊着傭人，說道：

「你把我前天買來的茶杯，統泡好了茶拿出來罷。」張三說罷，一方面依舊和五個朋友閒談。

但是傭人聽了主人的話，一見客人共有五個，而新茶杯倒只有四隻，他不知怎樣的辦才好？

張三和五位友人談話的時候，有一位友人在無意之中說：「我剛巧在茶店裏來的，已吃過兩杯茶了。」張三聽了，立刻喊傭人說：

「只要泡四杯茶好了，因為有個客人，已經吃過了。」

傭人正在爲難，忽然聽到主人的話，好像如釋重負一般，於是纔把四杯茶送了出來，五位客人喝着點茶去了。

五人在路中埋怨自己說話不當心，又恨張三的刁滑，因此大家重行討論，約定明天再到張三家裏去。

次日，五人又到張三家中去了，一個朋友說道：

「張三哥！昨天我們到你家來，承你很客氣的招待，我們十分感激，所以今天又來叨擾了。」

張三說道：「老兄等大駕光臨，真是寒門有幸，請隨便坐罷。」說着一面又吩咐傭人把茶泡了出來。

他們正在談話的當兒，其中有一位朋友，因為昨天茶沒有吃到，因此開口說道：

「這樣好的茶葉，可惜我昨天沒有吃着，今天非要多吃一杯不可。」

刁滑的張三聽畢，連忙吩咐傭人說：

「有一位客人，昨天茶沒有吃到，今天你給他用大杯子泡吧！以補不足，其餘的客人，仍舊用新茶杯泡好了。」

這樣一來，張三說的謊話，可是依舊沒有拆穿哩！

一六 愚笨的賊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阿狗，他家裏很窮，父母早已去世；而且他生得呆頭呆腦，一點靈機也沒有。

他長到二十多歲，還沒有謀生的方法，後來遇到一個老賊，他想：我不如拜他爲師，學些偷東西的本領，也好做做不要化本錢的生意，這倒也可以維持生活。

因此他就決定做賊了，他便去哀求老賊，請他收做徒弟。老賊見他非常可憐，也便答應了。

起初先把做賊的幾句口令和偷竊東西的幾種訣巧，一一都教導他。過了數日，便叫他同去偷東西了。

晚上，他們師徒兩人，束裝完畢，就向目的地出發，約摸走了幾點多鐘，便有一座高大房屋；老賊從身上取出吃飯傢伙，立刻挖了一個壁洞，老賊說：

『你快進去搬東西，我等在洞外接應。』

阿狗聽了師父的話，連忙鑽進洞去，他在裏面兜了一個圈子，仍舊鑽出洞來。師父見他兩手空空，一點東西也沒有偷着，不覺嚇了一跳，忙問他道：

『你爲什麼一件東西也不偷，是不是被他們覺察了嗎？』

阿狗不慌不忙的說道：

『不是！不是！因爲裏面東西太多了，我都想偷了出來，可是事



他鑽到屏
裏去，摸
摸東西都
是又硬又
實的。後
來好不容易
才給他找
到兩袋又
輕又軟的
東西背出
洞去。

實上不能辦到，想揀挑幾樣偷呢！又不曉得拿些什麼東西好？所以只好再鑽出洞來，問問師父，叫我拿點什麼是好？

師父囑咐他說道：『快點！快點！你再鑽進去罷！要是看到軟的輕的東西，一齊都拿了出來。』

阿狗卽忙又鑽進壁洞，在裏面細看了一會，差不多的東西，都是非常重的硬的。好容易在屋角裏給他找着兩袋東西，提起來又是很輕，摸摸它又是很軟。於是他把這兩袋東西拿了，拖出洞來交給師父。

師父解開一看，原來是兩袋糞糠，就埋怨他說：

『呆子！我叫你去拿值錢的東西，怎麼你拿了這個不值錢的糞糠？趕快再進去，拿些硬的重的東西來。』

阿狗聽了，又再鑽進洞去，在四面看了一眼，所有的東西都不大重。後來看到牆腳裏擺着一個磨子，用手一提，倒是很重，而且又是

很硬，他想：這個東西一定值錢的，多麼重！多麼硬！我如果拿了出去，師父是—定很歡喜的。

於是他就用盡平生之力，把一個石磨子，搬到洞外交給師父，師父見了磨子弄得好氣又好笑，又罵他說：

「呆子，這不值錢的石磨，那個要呢？趕快再進去，偷點亮晃晃的，打打會響的金元寶銀元寶來罷！」

阿狗又受了師父一頓罵，非常生氣，沒法，只好又鑽進洞去，他把裏面的東西，一一敲着，但都沒有什麼聲音。

最後，敲到一面鐮，便「噹噹……」的響了起來，阿狗心裏十分高興，他想，這個東西，可以偷了，師父總必定很歡喜的。

阿狗拿着鐮出來，不料在門檻上拌了一交，那面鐮「噹噹」的響着。主人在夢魘中聽見這聲音，急忙起身，向鐮聲地方追來；一見賊

兒正要出洞，忙上去把他的領頭捉住。阿狗大聲喊道：

『師父噲！師父！不好了，我被主人抓住了。』

在洞外的師父聽見了，連忙向他說：

『阿狗！他們抓住你甚麼地方？』

阿狗說：『抓住在我的領頭上。』

師父說道：『不要緊，抓住領頭有什麼道理，要是抓住你的鼻子，那真是糟糕極了。』

主人聽了，以爲是真話，便放去領頭，連忙改捉他的鼻子。阿狗被主人捉住鼻子，氣也透不過來，很覺難過，他高聲喊着：

『師父……』

誰知他剛才喊出「師父」兩字，鼻子裏竟流出不少的黃濃濃底兩管鼻涕來，弄得主人滿手都是。

主人一見手上都是很膩滑的鼻涕，便放下手，去揩鼻涕，誰知道阿狗就鑽出洞外，一溜煙的逃去了。

一七 學官話

某處地方，有一個鄉下人，家裏很有財產，但他有一件事還覺得不滿意，什麼事呢？就是不會說官話。

一天，他帶了幾百兩銀子出門去了，在路上找着一個人，硬要那人教官話。他對那人說道：

「老兄！你教我幾句官話，我就送你幾兩銀子。」
不料那人是一個騙子，一聽有錢給他，便哄騙他說：

「阿哥！你要學官話嗎？可以！不過官話是很多的，如果統統教你，你一時也學不會，現在我把最用得着的幾句話先來教你罷！好

嗎？」

「好的！但是要多少工夫？」

「只要五分鐘，包你常常要用的官話都學會了。」

鄉下人一聽只要五分鐘，官話都能學會，他高興的了不得，馬上請那人教官話了。那騙子告他說：

「是我！那自然！」

鄉下人學着道：「是我！那自然！」他想：只有這兩句官話，很容易學習，他快活極了，便送了他五十兩銀子。

後來那鄉下人的村子裏，忽然發現了一個無名的死屍，村中的人把一切情形，做呈文送到縣裏去。

縣知事得了這樣的報告，便即日进村裏來驗屍。可是全村的人民都不曉得官話，後來便去請那位曾經學過官話的鄉人來對答縣知事。

縣知事驗完了屍，問那鄉人說道：

「你知道嗎？這個人是那一個弄死的？」

他連忙答着說：「是我！」

縣知事聽了，很覺驚訝，又問他說：

「既然把你弄死，拜廟什麼償命的。」

他隨口答道：「那自然！」

縣知事正苦待查不出殺人兇手，現在見他自肯承認，便吩咐衙役把他鎖住帶到縣裏去了。

那鄉人的妻子，見丈夫被衙役捉去了，忙去託親懇眷，又費了許多的金錢，縣知事纔把他放了出來。

鄉人出獄後，他想：這個小小的縣知事，竟有怎樣大的權威，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我不如再變賣些田地，去買一個小官做做，也好

發發威勢，出出怒氣。

因此他決定做官了，過了幾個月頭，他居然也謀到一個小小的縣知事了。一天，他去拜見上司，上司問道：

「貴縣的風土如何？」

他說：「近幾天大發大風，因此沙泥倒還多。」

「不是！我問你貴縣的黎庶如何。」

他說：「敝縣的黎樹，現在還沒有開花。」

上司知道他是誤會的，便解釋他聽道：

「不對呀！我問你貴縣的百姓怎樣？」

他說：「大人呀！敝縣實在沒有白果，紅果是有的。」

上司又說道：「貴縣升量如何？」

他回答說：「在下身長三尺六寸。」

上司又問他說：「貴縣小民好嗎？」

他聽了，很快捷的立起來說道：

「在下小名叫阿狗！」

上司聽得討厭起來，便恨恨的罵道：

「混蛋！你連官話都不懂，怎好做官呢？可惱之極！哼！……」

那鄉人好像沒有罵他般似的，仍喜笑自若的說：「大人如果不相信，好問我媽媽去的。」

一八 計滅姦夫淫婦

從前有一個師爺，他的妻子生得十分標緻，他們倆自結婚以來，感情尚稱融洽。一次，師爺得了某官的聘任，他擇了一個日子，便裹到某縣裏去做幕友了。

當師爺臨行的那天，曾和他的妻子說：

『妻呀！我今天要往某縣去了，要三年後纔可回來，你在家裏，須靜靜地過日，心裏不要焦急，等到三年一過，我自然會回來的。』她聽着丈夫的話，自然唯唯答應。

時光如駛，一霎那不覺已過了三年，那師爺因爲某官留他繼任一載，所以到了那時，他仍舊不得回家。

可是他的妻呢！年正少艾，她守了三年的活寡，已經耐不住青春底火燒了，何況三載以後，望眼將穿，依舊不見丈夫歸來。

因此她就在暗地裏妍識了一位肉店裏的小老闆，以洩慾念。

過了一年，師爺任期已滿，便回來了；他在路上聽到有人說：他的妻子不貞潔，已和某肉店的小主人結了不解之緣，儼如夫婦。師爺聽了，非常疑惑。

於是，他走到自己的村裏，並不回家，悄悄的偷入後園，約摸在十點鐘的時候，他果然聽見妻子房裏有男人的聲音。

但他依然不動聲色，連忙到外面買了一罐生漆，一捲棉花；一扎麻繩，一根木棍，從後窗子裏爬進去。

妻子和肉店的小主人見了，嚇得面色似白紙一般，但他並不說話，也不發怒，臉色也和平時一般。

他走到姦夫面前，叫他把兩隻手伸開來，用麻繩把他縛在木棍之上，使他不能展動。又用棉花塞在他的嘴裏，將他的頭髮用漆膠住，使他直挺挺的豎着，又在它的臉上塗了不少的漆，黏上了許多的棉花，這樣竟把他弄得好像一個鬼了。

到了夜深人靜的常兒，纔開門叫他出去。他走到自家門首，手也不能動了，口又不曾叫了，只得用腳來踢門了。

踢門的聲音，驚醒了裏面夢魘中的夥計，忙問道：

「敲門是誰？」

但是外面沒有回答，踢門的聲音仍是不斷，夥計大罵道：

「畜生！到底是誰？怎麼沒有回聲，難道是鬼嗎？」

可是踢門的聲音，却更加比前急烈了，夥計便叫醒一個學徒，叫他起來去看個究竟，到底是什麼東西？

小學徒不敢違命，只得起來去看，但也不敢開門，拿了燈在門縫裏一張，猛然直跳起來，喊道：

「師父！不好了，門外有一個惡狠狠的鬼。……」

夥計很害怕地說：「怎麼？敲門的真是鬼嗎？」

「是……是的；面上統生着白毛的。」

夥計聽罷，立刻拿着一把切肉的大刀，跑到門口，開了門，也不



到了夜深
人靜，他
被放走回
店中，手
也不能動
，口也不
能叫，只
得用腳來
踢門了。

敢細細的看他，連忙對正了像鬼般的小主人的腦門上用力砍去，急忙關上店門又去睡了。

次日早上，小學徒開了店門，一見門口躺着一個死屍，細細地一看，却原來是自己店中的小主人。

他連忙進去報告主人，主人見兒子死得這般可憐，便去報告縣官。可是這件無頭的命案，誰也查不出來了。

從肉店的小主人死了以後，那師爺和他的妻子，表面上仍舊和以前一樣地要好，但他的心裏呢，却也預備要設計害死她。

有一天，師爺叫工人做了一大缸的酒，揀了一個日子，備着幾樣好的餚饌，請丈人丈母同來吃酒。

酒至半酣，一壺酒完了，她便到裏面去舀酒。師爺等她進去以後，自己也就站起來推說要小便去了。

師爺悄悄地走到放酒缸的地方，她正顛起了屁股，靠在酒缸裏啣酒；他就急忙奔過去，提起了她的兩腳，把她的身子向酒缸裏浸了一下，直到她氣沒有了，便又裝作小便的樣子，重新到客堂裏來陪丈人丈母了。

片刻，師爺故意裝着很驚訝的神氣說：

『噢！許多時候，酒怎麼還不拿出來呢？』

於是師爺便拉着他的丈母，說道：

『丈母！我和你同去看看她吧！』

他和丈母進去一看，只見她兩腳朝天頭在缸中，他急忙把她抱出來，放在地上，但是氣已經沒有了。

那位丈母真哭得死去活來，他也假惺惺的哭道：

『唉！你真死得可憐呀！我是曉得你要怎樣；真不該叫你來啣酒

了。唉！……」

他的丈人丈母見他也很傷心，只以爲她不當心而跌在酒缸裏的，再也猜不着是他設計害死的呀。

一九 失火

從前某中軍官有一個女兒，牛個鵝蛋般的臉兒，婀娜般的柳腰，水汪汪的秋波，因此撫台大人心里很歡喜她，時常要和她搭訕。

可是她心里却非常恨他，但他是撫台，又是父親的上司，怎能得罪他！她只得把氣忍耐着，慢慢地想個法兒抵抗他。

有一次，她正想了一個法子，恰巧那位貪色的撫台又到她的家裏來，她便和顏悅色地說道：

「大人！你的官印，我從來不曾看見過，可否拿給我看看？」

『可以！可以！明天我拿來給你看。』

次日，撫台來了，他果然拿來一顆很大的官印來給她看，但她看過之後，便暗地裏收藏起來，不肯還他。

撫台沒有法子，只得連忙回去，召集師爺們開緊急會議，要他們設法騙出那顆印子來。

師爺們聽了這話，都各面面相覷，想不出一個良好的方法，這時撫台有個二爺插嘴說道：

『你們想不出法兒，何不去請松江才子郭友松呢？這個人倒是足智多謀，無論如何難的事，他都能夠解決的。』

撫台說：『你怎麼知道他是足智多謀呢？』

『我從前在家裏時候，聽得人家說過的。』

撫台不得已，便備了禮物，親往松江郭友松家裏，恰巧他不在家。

裏，他的妻子出來款待，她說：

「他今天到某處去了，要三天纔能回來。」

撫台聽了，只得留下禮物，快快地回去了。

過了三天，撫台又下鄉來看他，郭友松便出來迎接，說道：

「前天承大人光降塞門，適生員別處有事，不得遠迎，真是負罪之至；但不知大人究有何事，請說給我聽罷。」

撫台把失印的經過情形，詳細地說了一遍。他說：

「這事不打緊！不打緊！」

撫台疑惑着問道：「你怎麼說，不打緊，你可知道失掉官印，給皇上知道，是要殺頭的呢？」

他說：「你不要慌！我已有法子」。他便向撫台的耳朵裏，說着，你只要如此如此好了。

撫台聽畢，頓時面上現着笑容，就和他道了別，回撫台衙門去了。當天晚上，這撫台衙門忽然失火了，那中軍官聽到衙門失火，急忙奔到大廳上把撫台的印匣搶了就跑。

原來清朝時候的律律；凡是撫台衙門遇有意外事之時，中軍必首先搶出撫台的印子，因為這是他的責任哩！

後來，失火處救滅了，中軍官正要把印匣送去，但是一見裏面沒有印子，立時面色灰白，他急得幾乎要死了。

因為偷竊官印，其罪很重，不但撤了職，而且還要殺頭，他真急得無法了，只是躺在床上，噓噓的嘆着氣。

中軍官的女兒，見他父親這般模樣，忙走來詢問他，他把這事和女兒說了一番，仍是嘆氣。她說道：

『父親不要憂心，撫台的印子在我房裏，我去拿來給你。』

中軍官聽了她的話，心裏很是驚奇，問她說道：

『噢！撫台的印子怎麼會落在你的手裏呢？』

她把前次撫台怎樣要和她搭訕，怎樣用計纔把他騙到的事，一長一短和父親講了一遍，中軍官聽罷，從床裏跳起來說：

『好了！好了！我的頭顱不會落地了。』

中軍官笑容滿面，雙手捧着印匣，去交還給撫台了，撫台一見匣內果然放着一顆無法收回的印子，却被郭友松用了兩個字——失火——收回來了。

二〇 夜裏撫摸的

宋富翁的女兒，嫁了一個不大識字的農家孩子，她爲要給丈夫爭一點體面，所以時常和父母親說自己的丈夫怎樣聰明伶俐；怎樣知文



他讀到了
第六字，
忘記了。
他的妻子
便在房中
細聲指點
他說：「
這不是你
夜裏常常
撫摸的來
西嗎？」

達理。

有一天，他們倆——一對新夫婦——到丈人家裏去了，在路上她把父親家裏的堂對用心教他，使他能夠讀了出來，也可卜得父母親的歡喜。

一會兒，她們倆到了丈人家裏，果然有幾個姐妹們來見識新姑爺，她隨即和姊妹們笑着說：

『你們不妨把堂對給他讀，試試他本領看。』

姊妹們聽了，都笑盈盈地請新姑爺讀堂對了。

新姑爺得意洋洋的讀了下去，可是讀到下聯的第六字，他的兩面嘴唇突然合起來了，再也想不出來下面一個是什麼字。

他的新婚妻急了，便在房裏低聲指點他說：

『這不是你夜裏撫摸着的東西？……』

他聽了，忽然覺着了，笑盈盈的說道：

『猜着了！這個就是「奶」字呢。』

新姑爺說了以後，許多姐妹們都害羞起來，紅着臉望裏跑了。原來這個字是「珊瑚枕」的「枕」字，他說錯了，竟鬧出這個笑話來。

二二 笨人駙馬

陳阿虎是一個富家的子弟，天性十分呆笨，見了人也不會說話，雖然他的父母日夜教他，但終於教他不會。

後來他的父母想出一個最好的法子，就是叫他拿了銀子到京城裏去學話，希望他到了那種地方，或者會聰明起來。

於是阿虎出門去了，在路上碰到了一個背犁的農人，他心裏很奇怪，問道：

「老伯伯！你背上背的是什麼東西？請你告訴我，我給你銀子

○
農夫知道他是有神經病的，便笑迷迷的和他說：

「先生：這個叫做弓背傘經。」

這句話他暗暗記在心裏，隨即掏出五兩銀子，給那農夫。

片刻，他看見一條田畔旁邊，有幾個小孩子圍在一塊兒，疊着破磚頭，他的好奇心，又衝動了，問他們說：

「小孩子！你們做什麼？快和我說，我有錢給你們。」

小孩子一聽有錢給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說道：

「這叫做高樓大拆。」

阿虎聽了，嘴裏不住的說着：『高樓大拆』又從衣袋中拿出五兩銀子送給孩子們，便緩緩地走去了。

過了許多日子，他到了京城內，在熱鬧的大街中，又遇着一個賣荷花的小販，他又問道：

『喂！這個叫做什麼？你告訴我。』

賣花的小販說：『這個叫做風吹荷花十八篇。』

阿虎給賣花的五兩銀子，又把這句話牢記在心裏了。

次日，他經過皇城門口，看見那裏站着許多人，便也擠在人叢中去趁熱鬧。這時有個年輕人高聲說道：

『你們如果認得那紙上的滿洲字者，便可以做駙馬老爺了。』

這話恰巧被阿虎聽見，就嘆着氣道：

『唉！我真一字不識。』

守榜官聽了，以為他都能認得，只有一字不識，因此把他帶到皇宮去。但他呢！真弄得莫名其妙了。

一會兒，皇宮的正殿上，滿掛着紅綠的燈彩，地上又鋪着紅氈，軍樂洋洋，他居然做了堂堂的駙馬了。

晚上，擺起許多的宴席，一般大小官兒，都來向他施禮，內中有一位大夫很尊敬地問他說：

「我等學識淺陋，因之不識滿洲之文，但不知出自何經，還請駙馬大人賜教賜教。」

阿虎不能回答，他想：不如把路上所學的話對付他罷，於是他回答說：

『弓背鞏經。』

大夫又問道：『出於何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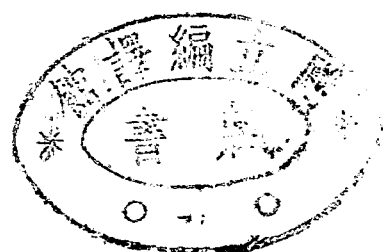
『高樓大拆。』

大夫又問：『出在何篇？』

『風吹荷花十八篇。』

一般公卿大夫聽了這話，各人都啞口無言，他們以爲五經之外，別無他經，誰知還有一冊弓背犁經呢。

因此，一個愚蠢萬分的人，安然度其駢場生活了。



074212

59.6
712